



光阴慢慢，不忘初心

文 芳

最初，是在许冬林清淡简约的文字里捕捉到“光阴慢”这三个字的。尤喜其流淌出来的那份静谧与安和之气。之后，每当被一些火急火燎的琐碎和繁冗裹得无处藏身时，总在不知不觉中，向往和靠近她这般的境界。

一段时间，也试着慢下来，顿时觉得，原本生活里的一切枝末细节即刻有了画面感，亦有了令人回味的惊喜。比如初夏，温热的风入了荷池，若慢下步履，细细打量那湖面，一定会有“水面清圆，风荷举眉”的灵动来；比如，独立桥头，细细看那一抹夕阳，徐徐地在天边涌动，这慢，是可以入诗、入墨的；再比如，读木心的《从前慢》，其中一段这样写：“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一再描摹，主要还是为了想要表达自己的喜欢。真的，这些细碎日常，说尽了慢的好。慢里，有纯朴的过往和耐心的倾听；慢里，一个孤独的旅人，走在清冷的车站，看着小店门前豆浆袅袅升腾的热气，一瞬间，心就暖了。他一定想走进去，接一碗这俗世的安妥，然后，继续赶路。

想起前阵子读过的《从文家书》，很厚的一本书。书里，家世显赫的张兆和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在美丽的湘西和繁华的北平之间，用一张信纸，一支笔墨，还有两颗滚烫的心，传递着真挚而温暖的夫妻情谊。我一页页翻着，一行行读着，读那些有着星星和月亮，有着风霜和雪雨的夜晚，一些心意，一些琐碎，一些社会百态，都被他们谆谆写在纸上，装进信封里，从

一个窗前到另一个窗前，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一路颠簸，时光慢慢，而情谊长长。读罢，不免感慨万分。若有一日，我也开始这般地同某人通信，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我们其中一人，会不会也同1938年的张兆和一般，在战乱的北京城里感叹：“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忽又想起，很多年前，带孩子去青少年宫。行走街边，要通过很旧的一栋楼，它的确有些年头了，黑乎乎的墙面、破旧的木窗户。这座旧楼，住的大多数是老居民，其中，中间的单元里，有位戴花镜的老大爷，厨房紧靠大马路，比其他住户都要伸出来一些，窗户上挂了一串串小吃袋子，以及风筝、玩具什么的。无论刮风下雨，那窗户总是开着。大爷坐在外面，向过路的孩子兜售货品。他胸前挂着的黑色小包里，大都清一色的一角、五毛、一块的纸币，被不厌其烦地数着。数着数着，日子就过去了。

夏天时，大爷多数躺在树下的藤椅上，姿势很随意，趿着拖鞋，敞着胸膛，眯着眼睛，阳光和晚霞，一寸一寸从他身边洒过。我能看见大爷额头上细密的褶皱，手背上鼓起的青筋，甚至脚后跟上长满的死皮和老茧，在阳光下，亮堂堂的，向我诉说着属于时光和年轮的沧桑和斑驳。

很快冬天到了，北风猎猎，清寒漫天，大爷依然坐在树下。他头戴旧棉帽，用一件旧军大衣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腰里缠个旧棉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乐呵呵地看着每一个过路的人。那个时候，我接送孩子经过这里时，总要停



下来，给她买件小玩具，或者一瓶酸奶什么的，消费一点，才算走得安心。大爷账算得很清楚，数钱，找钱，一点都不马虎。最难忘他的微笑，很满足，仿佛日子就是这些零碎的小钱串起来的。

后来，我搬离了那片街区，偶尔再经过那栋旧楼，不知道什么时候楼已被拆掉，老大爷去了哪里，无从得知，他身上留存的那些粗砺而缓慢的旧时光，也无处可觅了。不知怎的，我心中总有怅然，也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他，想起他旧得褪色的白色汗衫，黝黑发亮的旧藤椅，边沿开裂用白布缝补的旧蒲扇，以及他家那厨房那扇掉了漆皮的绿色窗框……这些旧物件，城里大多数人家早已不屑用，可老大爷却一直钟爱着，不舍丢弃，大抵也是不舍丢弃那些缓慢的旧时光吧？想到这里，我谆谆告诫自己，在愈来愈繁华绮旎的大千世界里，要像老大爷一样，时不时地让自己急促奔波的脚步慢下来，远离心浮气躁，不畏清苦，去趟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处山高水长。

许多朋友说喜欢我的笔墨，读起来使人宁静和安妥。我很欣慰这种肯定，并且一直认为，漫漫红尘，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慢下来，心绪和文字慢下来，去从容地度过余生。或许，我会一直这样，安静记录在岁月深处的浮光印记。就像我当年怀一颗初心爱上文字的时候，始终不敢忘记屈老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警示箴言。它像一盏灯，照亮我与文字一起前行的光阴深处，莫失莫忘。

生活向左向右，都是涓涓清流。扯云织锦，栽字种诗，在这红尘烟火之上，愿你我一边炊烟羹汤，一边还能如初清澈……

将军的丰碑

陶玉棠

群峰翘起的谭子山镇杨湖村庄
一座向阳山坡披着如血残阳
秋风中 排排翠柏绕着一座陵园啜泣
庄严肃穆的汉白玉闪着寒光
入口的莲花柱上
“浩气长存、永垂不朽”醒目刻联熠熠生辉
麻石雕刻的护栏守卫在一旁
长风的呼号掠过低垂的山冈
牺牲在隐蔽战线的四郎舅
已经结伴长眠在故乡

六十年前，噩耗从海峡那边传来
震惊两岸的“段沅中将叛乱案”爆发
因为叛徒无耻的出卖
段沅、段復、段微楷、谢小球四郎舅
被台湾当局残忍杀害

一门四忠烈，衡阳“余则成”
历史已经解密
碑文中 细细重温将军生平事迹
热泪在心底暗暗涌动
是什么促使你们赴汤蹈火 视死如归
为了理想 为了信念 为了祖国和平统一

我敬仰肃穆 心神宁静
为何称“归国”名号
是至亲 又是挚友 生前并肩战斗的战友
牺牲后又安息在一起
生前为之奋斗的統一梦
望后世继承遗志早日实现

当霜染枫林 将军魂归故里
“归国”被乡亲们的泪水打湿

即使化作泥土
将军也要和祖国同呼吸
如火的山花映得红光熠熠
仿佛当年所向披靡的猎猎战旗

一个甲子过去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中
你们的名字刻在无名英雄纪念碑上
落叶归根 山花怒放
游离他乡的英魂
回到儿时出发的地方
青山有幸埋忠骨
你们头枕着共和国母亲的胸膛

家乡的松涛像母亲唤儿的声音
把一支支儿时的歌谣颂唱
故乡春天碧绿的田园
牵动将军奔涌的心房
小溪流水
就像母亲用宽厚的手掌
抹去数十载游子的悲伤

石碑是风雨不蚀的书页
记录着将军以钢铁魂魄的生平
我来了，献一首迟到的挽歌
不用诗中风吼，笔底雷鸣
我仿佛听到昨日枪炮声
仿佛嗅到染红泥沙的血腥

安息吧
赤道丛林作围屏
白云多情绕长天
海峡浪滔长漱洗
百鸟成群舞翩跹
我默立在你们的丰碑前
万千思绪难自己
禁不住拨动心弦
献上我炽热如火的诗篇



“常游常宁”杯征文

衡阳日报社 主办
常宁市交通运输局

曾记白沙年少时

黎 明

“白沙街道弯又长，
白沙豆腐嫩又香，
白沙烧饼两面黄，
白沙妹子水汪汪，
白沙柑桔走香港。”

白沙是湘南小城常宁东南边陲上的小镇。作为土生土长的白沙人，我从小就会唱这首童谣。我出生于白沙下州街，一条始建于600多年前的古街，一栋简陋的木制两层小楼里。

白沙老街整条都是由青石老料建造而成，坚固异常，宽约3米，由一横两纵青石铺成，横为行道石，纵为护道石，行道石下建有排水系统，护道石上凿成铜钱状排水口，不仅包含着古老的建造科学，还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寓意。白沙赶圩是个百日场，天天赶圩，热闹非凡。街上总是人山人海，那时两边是气派的铺面，高高的柜台上摆满几十个玻璃坛子，这样的铺子有一里长。每天铺子里都是人头攒动，街上行人也是摩肩接踵，想要从街这头快速地走到街那头，又不碰到别人，用我们街上小孩的话说——“这得看你的技术”。除了攒动的人群，街面上还有白沙远近闻名的美食：烧饼、水豆

腐、酿豆腐、豆腐渣、柑桔。现在想想都吞口水，烧饼是白沙的特色小吃，外脆内香，甜而不腻，有开胃消食、增进食欲的功效，由于它既美味又可长期保存，是当地人外出求学、探亲访友的常备佳品；小镇的水豆腐色香、味美、口感细腻，可以做成霉豆腐、豆腐渣、酿豆腐，都是难得的下饭菜，尤其是酿豆腐，汤汁醇厚，鲜嫩滑润，口味鲜美，是过年过节必备的招牌菜；白沙柑桔皮薄味甜更是远近闻名。如果有客人远道而来，主人家还会热情地拿出自己烤的红薯酒让你品尝几杯。

记得那时候的夏天，白天我经常是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去河边溪里钓鱼捞虾，或者自己拿着小竹钓竿去挖蚯蚓钓鱼。吃过晚饭，小伙伴们聚拢在一起，不是去和别的小伙伴捉迷藏、打仗，就是每人从家里背上一张帆布椅子，躺在禾堂上，占好上佳位置，一起数星星；又或者到街口的青石墩上去纳凉，听老人家讲故事，什么“舜帝乘船南巡九嶷山，始皇帝五戍岭南，东汉王朝的龙兴之地，聂武纲奉皇命建堡开市，周憬任为民造福铲除暗礁险滩，吴三桂勘察白沙地势，道光皇帝赏赐功臣建故居，敢说真话的开国

将领黄克诚，抗日战争时的日本飞机轰炸”等等，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后来，我家搬到了中州街。中州街是白沙小镇上最繁华热闹的地方。白沙地处常宁、耒阳、桂阳、永兴四县交界之处，河面宽广，船只往来方便，北上湘江，南下珠江，都从这里取道。清末到民国年间，沿海物资充裕，内陆和沿海商贸频繁，白沙的运输就更是繁忙，南来北往的货物都在这里周转，南来北往的人也都聚集到这里讨生活，江西人的药铺，衡南人的木工手艺行当都在这落脚。据老辈人说，那时街上商贸货行、饭店、酒馆、盐局、药铺、戏台等各行各业都有，商贾云集，十里八乡的人都跑到这里来赶圩，好不热闹，盛极一时，让白沙有了“一乡管八县（嘉禾县、蓝山县、新田县、永兴县、耒阳县、桂阳县、常宁县、道县）”，“衡阳货不齐，白沙有八分”的美誉，更是被人称做“小香港”。那是白沙的黄金时期，现在老街的规模和结构，就是当时完善成形的。

这些曾经的热闹景象，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已消逝在历史的深谷里，只有老街还依旧矗立在那里，仿佛诉说着昔日的繁华过往。不过，近年来，常常有背着相机的摄影爱好者来老街采风，说老街是“看得见的乡愁”。